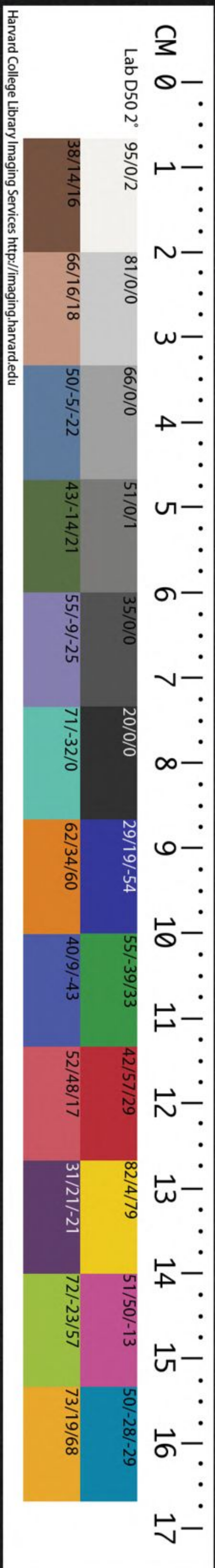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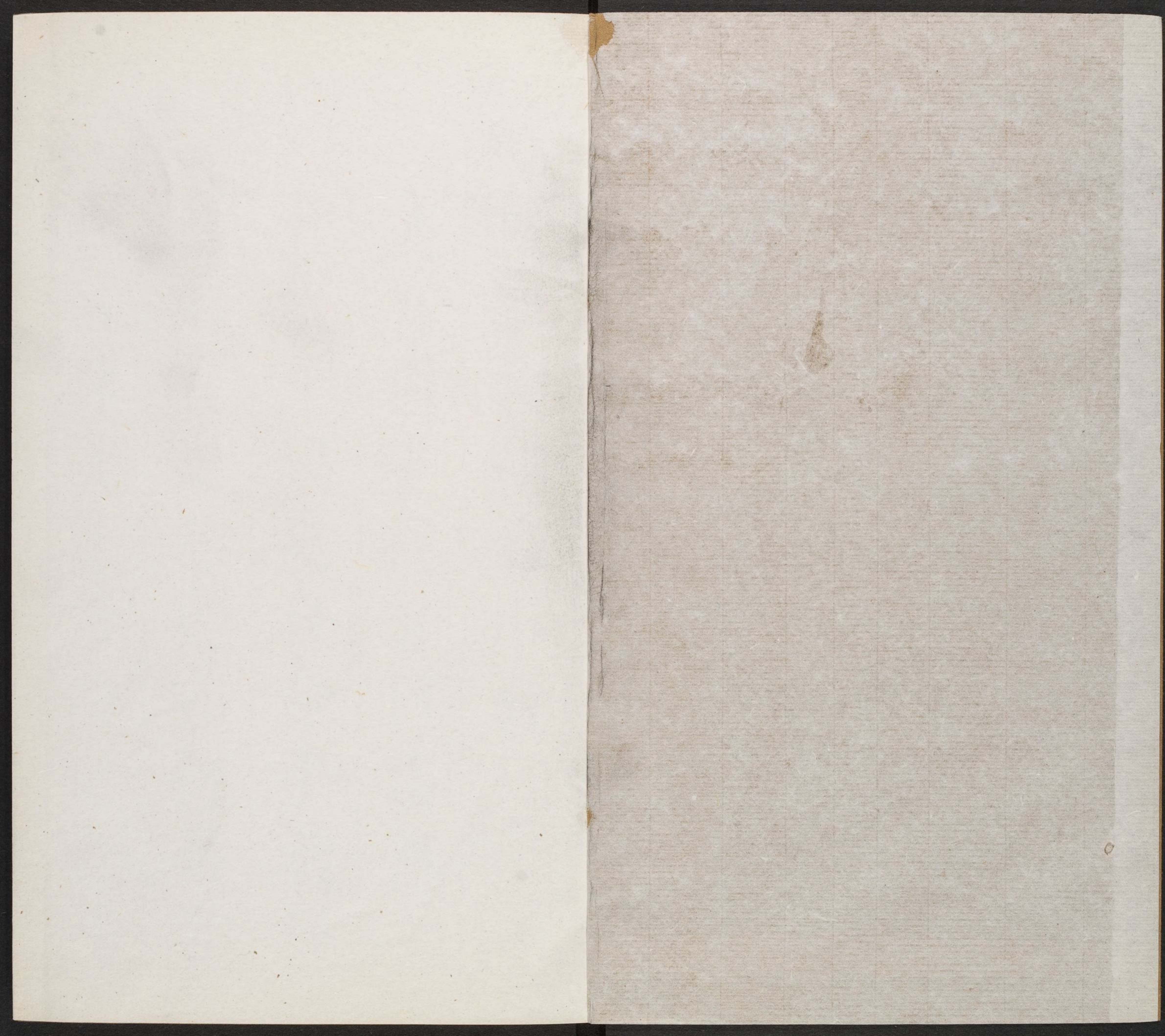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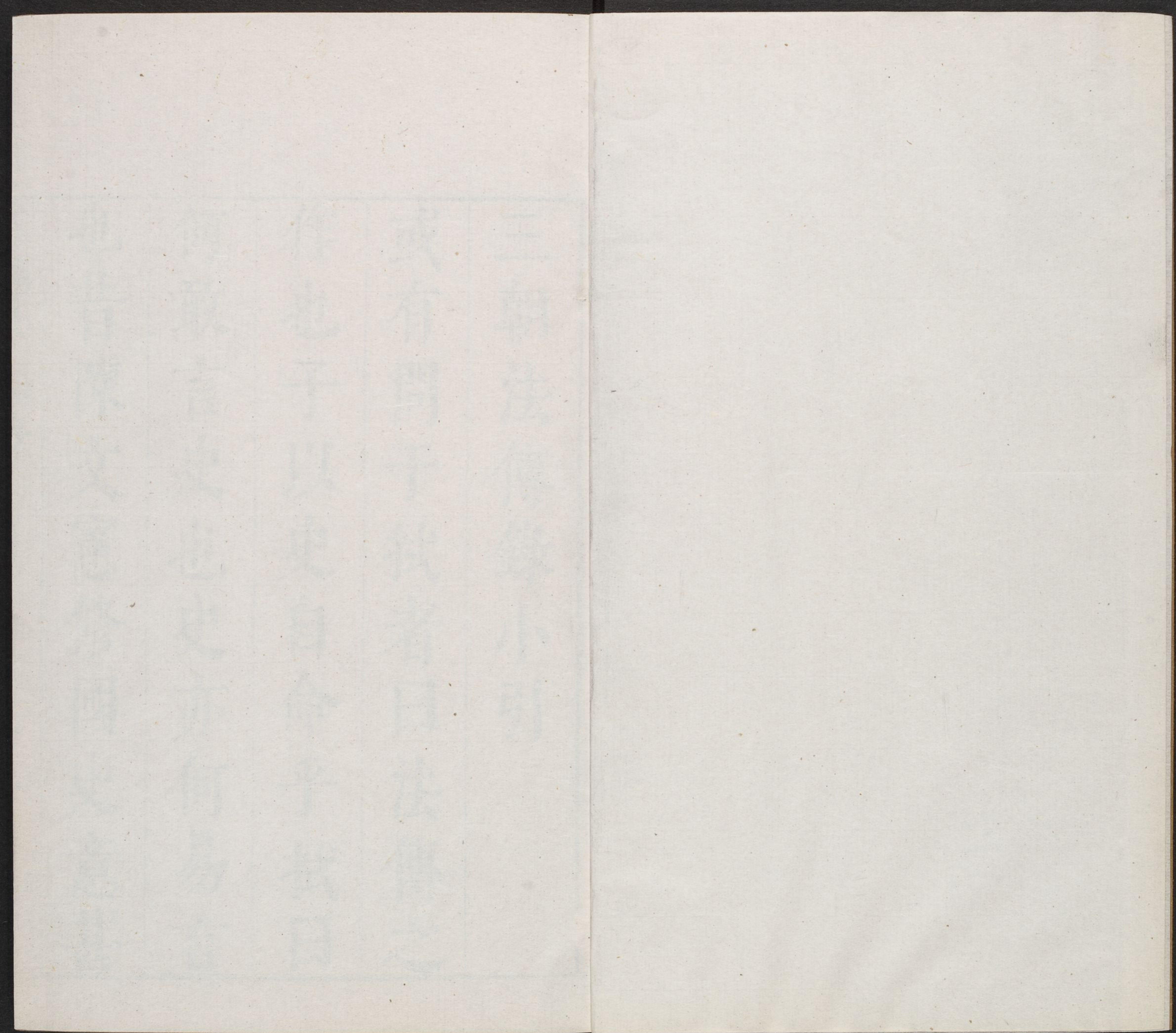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2732/0234

6







三朝法傳錄小引

或有問于拭者曰法傳之
作也子以史自命乎拭曰
何敢言史也史亦何易言
也昔陳文憲修國史意甚

三朝通志卷之九
一
銳奏已請旨時焦弱侯先
生分修經藉志太內有藏
書請文憲奏付史館卒以
築道不成拭何敢言史唐
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曰史有三長
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無
才是愚賈操金而貨殖也
有才無學是巧匠持斤而
乏榘楠也拭又何敢言史

韓昌黎云凡作史者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柳州歷
引古以折其非然昌黎言
亦自有見拭又何敢言史
明興禮樂文章遠過前代

而史獨廢闕僅有實錄于
臣下事不甚詳載矧史宍
一入非國家有大鼎革不
得坐視而區區韋布於朝
章國故曾不經目經目者

三朝法例
三
不必究心又安所藉手以
成則史何容易言也第見
三朝以來甲乙是非靡有
定論更無他紀以識其實
惟是兩朝從信與夫十六

朝廣彙而已皆緝綴邸報
牘衍篇長曾無制作之法
較之陳東莞通紀不迨遠
甚拭是以旁搜家乘野史
以資漁獵并叅互而考訂

三朝通志卷之四
四
焉不但神祖朝征倭征
播征倭挺擊妖書楚宗諸
大事光熹二廟發內
帑釋纍囚軫念邊關連捷
寧錦鼎大工諸大事記

之必悉忠臣念國本而忘
其身家義士叱權奸而寒
其肝膽豪傑甘九死而取
義舍生靡不羅網以點綴
雍熙之春至兵農錢穀士

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
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
田乃渠海運北虜島夷奴
酋番域處置之宜苟可集
衆腋以爲裘願期鑄九金
而作鼎述而不作使異日

修史者便討論云爾若執
以爲史試想天子命之宰
執主之一時文學侍從分
曹載筆卒以中道而廢拭

何人斯而敢邀就緒之名
耶更想崔浩謗魏生則族
誅沈約謗宋死猶截舌言
念及此凜凜刑禍之是懼
矣况豎儒自括帖外鮮所

涉獵奚能考屢朝之典故
究四方之利病而嚶嚶言
史也陳壽短諸葛之略魏
收減爾朱之惡使人不平
徒生唾棄矣故曰何敢言

三朝法傳戶
史也史亦未易言也朱紫
陽論左傳汗其詳于事而
不與其理蘇子由春秋集
解從赴告而不與公穀之
揣摩拭卽事論事無所揣

摩其書獲附通紀之後陳
法而傳之斯厚幸矣

崇禎柔兆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棊敬書於翠紅精室



神宗迄熹宗三朝續紀

神宗顯皇帝

第一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戊寅六年

第二卷

己卯萬曆七年至癸未十一年

第三卷

甲申萬曆十二年至己丑十七年

第四卷

庚寅萬曆十八年至甲午二十二年

三朝法傳錄
目錄
第五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辛丑二十九年

第六卷

壬寅萬曆三十年至戊申三十六年

第七卷

巳酉萬曆三十七年至壬子四十年

第八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戊午四十六年

第九卷

巳未萬曆四十七年至庚申泰昌元年

熹宗哲皇帝

第十卷

辛酉天啓元年至壬戌二年二月

第十一卷

壬戌天啓二年三月至癸亥三年三月

第十二卷

癸亥天啓三年四月至甲子四年四月

第十三卷

甲子天啓四年五月至乙丑五年二月

以上三朝計十三卷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一

聖湖

西湖

蔣御龍叅



同郡

吳思穆

張錫胤

高鼎燻



神宗顯皇帝紀

帝莊皇帝長子李貴妃所生年十歲穆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崩壽五十七上徽號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慶陵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

上諭內閣初七日開日宜起日

講經筵令禮部具儀

高汝棧曰舊例講幄必於元宵節假後二十一日始開今初七即起聖心嗜學如此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張居正面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

一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

湯之日新
成王之將
就

謂高拱邪
者馮保之
譖潤也

皇明洪傳錄 三朝卷一
因賜居正金幣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
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
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 上嘉納之

高汝栻曰居正既柄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
望丰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故嘗言高帝真
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
中朝委表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
詔草請于上召羣臣
廷勅之詔下百僚惕然

輔臣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覽畢因命宣付史館賜居

正等銀幣時聖齡時方十齡見捧圖冊進喜動顏色

遽起立目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拈陳大義上應如響他

日 上御文華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

張曲江有

千秋金鑑

張江陵有

帝鑑圖二

張進鑑先

後婉美

言 皇上當留意武備今天下有識者皆曰我 祖宗

刀尖上掙來的天下却被今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

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 上聽言點頭稱

頌及退謂左右曰適張先生所言文官把筆二句蓋謂

治國當用文也要用武張先生是文官却不護短欲朕

保護武將此真是公忠報國之臣嘆賞者久之

是圖自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
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惡為陰為凶故用
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為之直
解以取古人為鑑之義云

上召輔臣面諭欲于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

正不敢違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

聖主天縱
聰明

加生母尊
號

慈聖皇太后

高汝栻曰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生母止稱皇太妃我朝自孝肅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上徽號二字茲上冲年即位議加兩宮尊號蓋欲尊慈寧也既諭之明日居正于東閣會揖時謂禮部曰故事中宮當加二字既同為太后多二字何妨時侍郎王希烈署禮篆即應曰諾于是兩宮並尊慈寧即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愚因是想是時皇上冲聖虛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曲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內旨使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于發言盈庭死者接踵而此日兩宮之禮無一人片語可見士氣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所關則甚大矣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畢進煖閣少憩司禮監持各衙門章奏進上覽有所咨問即召閣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覽本後正字

天官楊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

官進字畢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迹明白講畢還宮○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廷鞠之貸之死錮之南京○上出乾清宮遇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戚總兵來時閣中票旨着東廠鞠問且囑曰茲後禁勿復言戚總兵此自有作用蓋逢馮保意也保以前事恨高拱獲此因置雙劍于其兩掖欲使誣攀拱使入內行刺以圖不軌耳臣既下廠隨有辛儒者與朝夕同處供其男女飲食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老所來欲行刺帝及廠審臣果誣服如所教者

大臣人人
自恐此言
最有味

誰謂天道

亨亨也

白一清公

道尚在真

義士

良心尚在

皇明法傳金

三朝卷一

三

然問以拱之狀貌。居止城廓。所對皆非。故刑科知其寃。請送法司審問。保恐事泄。踰日。乃令錦衣衛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霧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兩電不止。眾皆駭懼。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拱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誣之。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舊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保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強我。希孝等懼。遂罷審。都御史葛守禮吏部尚書楊博力解。居正亦念非體。微諷保。保稍解。二月。送大臣于法司。已中毒啞。不能言。乃反其辭。坐其人以

其○故○可○思○

闖入官門律趣弃市

王大臣浙江人。以傭奴浮蕩入都。與小豎。竊其牌帽。闖入禁門。實非高拱所使也。是時緹騎已環高之門矣。高大恐。欲自決。及開讀。第追其僕。遂止。高汝弼曰。新鄭既為居正所逐。罷歸里中。又有此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人入京。取邸中器具。居正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曰。主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居正為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者。使僕賫以遺之。及家。有居正所善客過訪。乃其門人也。拱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為于荆土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以無起用之志也。遂得安然無恙。

以葛守禮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隆慶中。守禮為工部尚書。高拱去國。附徐階者。兢上疏以媚徐。守禮獨否。左右侍郎一為桂林徐養正。迺拱之同年。一為扶溝劉自強。

此老最有持執不隨人起倒可稱正直名世

迺拱之鄉里皆請葛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徐劉不得已乃為白頭疏上之已而守禮罷歸養正遷南京工部尚書去後二年高拱復相感守禮之誼因召用之時劉自強為刑部尚書高拱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劉曰此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拱曰葛老先生尚在此耶劉為赧然守禮廉直人也拱第以舊恩用之終不附麗拱亦少踈其遇王大臣事守禮又極為宛轉以是○不○及○于○禍○交○道○始○終○如○葛○者○世○不○幾○見○出筆塵

于文定公曰守禮素性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葛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

迎新郎君故事皆當有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自公時濟南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葛葛面斥御史相君曰是某言也葛曰公亦不宜有此言吾所題內閣所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以出

二月奪御史鍾繼英俸半年繼英上疏暗指大臣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深罪止奪俸尋以他事謫○嶺東平捷聞賞賜督撫殷茂正等有差時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賊伍端等嘯聚于中蠶食東路至穆宗時復有藍一清等益為梟傑與其黨賴元爵踞盤牙四十八巢晝夜以殺人為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母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以至此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

情形已見
故力主勦

殷公有功
于嶺東

○開互市
目下偷安
貽他日撫
順之殺遼
陽之亡者
誰也

史吳楨曰
從信錄錄
持齋老人
一段此陰
果小說也
安得入史
閱之啞然
失笑

萬計其黨曾廷鳳等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
皆詐也督撫殷正茂曰往歲舉兵虛往實歸徒名殺賊
耳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
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巢如故何也乃召諸軍大會
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吳一介陳奎為監軍
分三道入自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皆效命
直前搗其巢俘斬萬二千有奇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
脫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等逐
海賊諸良寶等于海崖亦傾其巢云

瞿九思曰嶺東事多成自縣令丞尉及太學明經信
存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漢高帝曰追殺獸者狗也

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不謂善
論功乎卒云鳥盡弓藏何哉

命兵部侍郎汪道昆闕邊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靉陽三百里方修築
十岔口寬奠堡兀堂十數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
張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
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頗遵約束無敢跳梁當是時東
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
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大學士高儀予告回
籍以呂調陽為文淵閣大學士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
差長秩尚卑以居正引得枚卜然內不甚附居正事每

獨斷亦不容訪。一日遽入，居正取調陽所條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由此益輕調陽，且紬其鄉人親厚者，呂惟仰屋嘆而已。○日講畢，上御文華殿後，御書大字，賜輔臣六卿及講官各一箋。上留心翰墨，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矣。至是復書宅，揆保衡四字，賜居正同心夾輔四字，賜調陽正己率物等字，賜六卿講官丁士美等責難陳善各一，皆泥金箋也。他日又賜居正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惟麴蘖汝作，益梅及貫日精忠，又欲為居正書太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老臣不敢，上廼已。

中官亦知
大体宰相
可憤憤耶

千古英明
得于冲年
尤難

六月翰林院吏舍中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閣中有嘉蓮蚤開，輔臣等恭獻。上溫旨褒答，已而出白燕還之。馮保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及見居正云：白燕相公所獻耶？此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乎？因送出。○十月內使携金茶壺出禁門，詔答三十。穆廟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器雖妃所有，然先帝賜器，不當闌出。答其使而易以百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之。其英明如此。○輔臣張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

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

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恐居正立處寒也。其隆重如此。○史官曰。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之重爵。如漢武帝命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年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矣。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居正遠逐中州。倏忽自貴。思至隆重。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跪面數

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皇帝起。即命左右掖

坐。亟取水為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茶城河淤。脩

建境山閘。并護房村之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

港入海。○府江蠻作亂。布政司楊成于昭平馬江之界

內教之嚴
異日養成
聖德皆慈
聖之力也

平府江壑

立一新界。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

東則水滄。西則僊廻。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

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輔臣張居正進講。編定大學一本。

虞書一本。通鑑四本。進呈。○詔起詹事府掌府事。張四

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煩。諸

司掌故皆闕軼。四維極意蒐討。犁然具備。江陵稱服。出

已所編初記。盡屬筆削云。

二月。吏部尚書楊博罷。以南京工部尚書張瀚代之。時

廷推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衡而瀚資淺。最後衡

緒世宗朝
事者四維
緒神宗朝
者董其昌
李維楨也

皇明治世金 三朝卷一
以官保當點自頗驕于公卿間然居正恐其有才難制
至守禮又惡其戇直明日 上御講筵召居正問曰所
推葛守禮非年老者耶居正對曰是 上曰置之張瀚
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竟用瀚
○三月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又命建玉女祠
○工部尚書朱衡罷以郭賓代之

是時出帑二千令衡脩建衡爭之內中不悅太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衡復按故事多所裁抑太后頗相銜馮保又言衡多門下客能撓內權故罷之

上御經筵講及秦始皇銷兵事顧諭講官曰可笑秦始皇甚愚不善做皇帝何用銷兵彼木棍豈不能傷人耶

聖人一言
勝他人千
萬言人定
一句何等
包含廣大

輔臣張居正進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上曰人定真能勝天也○輔臣進 皇陵碑

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先生所進 皇陵碑讀之數過

不覺感痛時欲墮淚居正曰 聖祖當年苦楚蓋以天

心為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為

心乃能永保洪業 上愴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祖然凡

事尚賴先生輔導○以右僉都御史曾省吾巡撫四川

伐西南都蠻平之 都蠻古瀘戎也剽掠叙瀘六縣燔

燒暴逞烽烟直警于蜀郊 上詔曾省吾往省吾曰蠻

據九絲怙天險而以都寨為右翌凌霄為前障自謂難

平都蠻

胸中有成
見故能成
功

奮賢

古云將相
相成誠云

澹然塵囂
之外

援然兵法有攻瑕者乘其易因堅者奪其援誠先取浚
霄繼取都寨勢如拉朽以劉顯為總兵先進郭成副之
迺繼焉顯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遂破浚霄再破都寨
直逼九絲適積雨阻攻奮亦恃險守死會九日奮賽奮
故重賽羣聚飲大醉顯率勁兵以夜半銜枚攀援緮傳
危堞斬關直入斬首畧盡都奮遂平獻俘四千六百有
奇獲酋王三十六拓地四百里得函牛寶鼎諸葛銅鼓
淳于葵器以進上因肆類禋祀告武成焉 劉顯束髮
與奮戰著名奮人言顯輒震懼先是言官以閩事論顯
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

并閩事迨治之于是言者意解而顯竟以平奮自效○
以吳嶽為南京吏部尚書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為真
定巡撫見嚴嵩雲焰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
數間薄田一二頃僅供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
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或留食飲食不過脯菜三四品
然不謁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嶽曰吾罷吏
家居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
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嚴嵩
罷徐階當國收羅海內名望乃起為御史中丞報者以
檄至僕入白狀嶽方跌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搔首

皇明法傳金 三朝卷 九

皇明史傳金 三朝卷一
不答。僕不敢言。出候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檄觀之。
擲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吏乃出。就徵。至是積爲南吏部
尚書。士論翕然。以爲得人。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王希烈。
充主試官。取孫鑛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臯。俞慶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
有差。○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建文皇帝人言當
日逃逸。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
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披緇。從間道
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郵壁。上

題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一御史覺其異。召而問
之。乃知爲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內驗之。
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上因命居正
誦其詩全文。慨然興嘆。又命繕寫以進。○總督河道王
宗沐疏薦山東副使潘允端。移駐淮上。專理漕儲。允之。
允端言漕政所以敝。由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
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
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
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關。八月並達天津。又以運
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

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則
興舉利便無過此者至海運運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
沽雖道路險遠風濤叵測而海運通則河不爲梗可以
佐漕之窮上是之允端決策深計備示方畧仍躬歷
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
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後遷去遂格不行
○御史邵永春劾張四維王崇古監鹽長蘆相與擅一
方之利橫暴不可制疏留中○上命吏部都察院吏科
河南道等掌印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
賞○廷議欲毀英明閣戶科給事李戴奏言先帝建閣

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矧未大祥事遂寢○南京

戶部尚書畢鏘奏言中都高皇帝豐沛足食無策非

根深固蒂之道因革之大者有六事曰清坐派嚴徵解

杜預支禁虛耗明給發慎官守下部議○時俺達旣封

吉能亦脩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授布官物易虜

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

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驚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

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于是召王崇古入協理

京營戎政而以方逢時代之○輔臣張居正率吏部尚

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奏上御屏

吉能俺達

兄子爲河

套酋長父

曰吉囊

進御屏

其屏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此與韓退之諫佛骨同功

八月工科給事中湯國衡奏言白蓮社會國有大禁今縣官先自犯之胡以令民事下所司

時權璫惑左道欲引遊僧入朝建議浮圖為萬壽焚脩地台省相視莫敢發國衡疏上工部因持之事遂寢

穆考祔太廟輔臣議禮祔廟新主當從左門入從之時

輔臣以高廟在上當從左入或亦問于禮部侍郎汪

鏜鏜曰故事當從中門輔臣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

安知一語其言雖未必然然亦可破俗

門入不必議汪遂俯從疏上遂允○上御講畢語輔臣

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晏甚歡蓋指慈寧也居

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上起

還宮以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

觴歡晏而罷

上初即位宮中內晏仁聖上座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迺並坐云國家家法極嚴上

請兩宮朝皆設席坐前越居叩頭跪而受茶迄不敢坐即時內晏上座上坐東閣中宮坐西閣每一奏酒

上自執爵中宮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傳兩宮起上與中宮仍跪請留

已乃設小座于閣內兩宮帝后同坐行爵無筭始為家人禮蓋大晏帝后不坐也宮中內晏謂之上

座先朝有奏書晏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十月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大臨會稽人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為講官諄諄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為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

多得當持已寅畏尤
嚴取予士論賢之

穆宗皇帝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赦而獨已土蠻
連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脩貢事隆慶五年寇連
山驛又寇盤六年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
外秋寇鏤嶺又寇鎮寧因命大築亭障修烽火為備甚
具虜入犯輒大創去茲糾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
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
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計千餘獲牲畜無算捷
聞論功行賞有差○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預機

密政務故事入閣者上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
隨○着○元○輔○居○正○辯○事○欲○夷○之○僚○屬○也○四○維○恂○恂○若○屬○吏
矣

此旨果誰
條之抑
上御批耶
居正儼然
欲屬其僚
矣

首輔論曰四維之父賈瑄長蘆累貲數百萬而王崇
古其甥也益在海東相與擅一方之利是時部永春
惡其橫上疏參之詔勿論四維意不懌欲引疾請告
然家富于財而歲時恭候居正不絕正悅之故有命

上御講筵讀帝鑑圖說至宋仁宗不喜珠飾事謂輔

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宮中婦女只好裝飾

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宮人皆言用得爺爺多少朕

言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成國公朱希忠卒

希忠以太
師位元公
希孝位太
傅寵貴無
兩太師恭
謹實畏太
傳豁達有
文此能以

功名終恭謹之效也

不畏強禦
凜凜乎國
法之是守也

其弟希孝例請贈王事下部議部郎陳有年執爭竟傳
中旨准照寧陽王張懋例追贈定襄王 希孝貴用事
居正馮保倚為腹心王篆攝部密承居正旨竟欲王矣
驗封司郎中陳有年疏曰令甲非有奇功異能不得越
請希忠雖扈從不過人臣僅僅職事何奇異可紀而越
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徇非法篆欲削
贖固爭不可卒以原疏上居正不悅意旨從中出有年
即日乞病歸

高汝栻曰令甲非有軍功不玉魏定王者惟中山一
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附又死土木其一
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彼
四王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

彬寧等溺武廟欲封之爭者滿朝迄不見聽然後假
平曹欽之功不為無名至于希忠直以誠謹有餘為
三朝元臣遂徼異典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保外而
武清為之左右居正居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
得言
之矣

廣西懷遠縣猺峒苗叛副使沈子木率府江戍兵討之
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級募府上功賜白金
文綺以賞之 縣居故無城廓有馬令者奮欲城之諸
猺恐遂殺令以叛子木往討時兵已及瓜皆散去賊甚
張子木駐節融縣潛約府江戍卒扼其衝尋設方畧倡
勇敢之士鼓行而前遂大破之

十二月左都御史葛守禮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守禮山東德平人廉直淡素不為矯潔立朝稱引國事當否徐以數言折羣議屹然中立不隨人俯仰蒞衆如獨設言如行有古大臣風焉

河衛之不
通渠績之
難繼久矣
然以小妨
大以私害
公河故道
之湮由于
戰國專利
之士宋藝
之詭傷哉
其言之矣

故河者天
地之大中
國之經濟
未容以已
意處之也

南京兵部尚書劉應節因漕河梗塞輓輸不繼請濬膠萊河上允行○以陝西叅議李學禮補山東叅議協理膠河工程上疏曰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績鑿馬家壕通淮船建閘堤以時蓄洩導張魯白現諸河助之功垂成而以陞任未究今商船淮安由新堤經安東靈山以達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沽達天津入會通路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畧麻灣至海滄則三百三十餘里非若滄海千里迂迴

也下接三河上接三山海潮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儲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滌父老傳爲銅幫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迂徙不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間隔耳馬家壕已成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者三十餘里量濬者一百五十里潮所及處脩岸立閘可耳夫難開石工旣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朝初浚會通河積素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遠深惟國家急務建大工不計小費况事倍功半安可棄之要而言之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

恩嘗慨天子方薦嘉玉以禮河神而在下之臣即困以行其富貴之術則天成金功之橋續馬繼功之閣欺天甚矣故曰難在任事之人

北要道諸羣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泝會通河以入則漕河歲運可分即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斥鹵田卒汙萊民困數逋其課通運道則商賈懋廷鱗集仰流天下大湊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漕卒無事講習水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為難在任事之人夫王獻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此膠故元所開運道曰新河學禮為州守時相度經費以其策干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其策毅然必行故從陝西調之山東以佐司空事及將有緒而忌者撓之寢不行○輔臣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為書三冊首叙分合治

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

上命留覽褒答

乙亥萬曆三年正月編脩張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分管

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集章奏一議紀錄體例一

議開設館局一議謄錄掌管一議補記註上允行

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禮部以部檄却之

獻千里馬

千里馬迺天方國所獻青驄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篴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皆墀盤旋如風一騁竟日千里

高汝栻曰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持去以為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相當不則受之以付比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又于朝廷之體無損而事亦兩益云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事下部工部尚書郭賓援
世廟章 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輪例擬折銀二萬
兩 上嫌其薄部力持遂如初議

陳仁錫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固無不可但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踰涯之請豈所以自保哉

偵探之不慎
真害事之媒也

五月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
前哨已到寧前請兵請餉急于星火 上謂輔臣曰虜
寇猖獗深以為憂輔臣張居正對曰暑月非虜騎狂逞
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既而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
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撤兵兵部復遣人于宣府

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
遼東所報皆屬夷誑絕無影響云

吳楨曰兵家之要知彼知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
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厝則
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在喉草木皆兵者向
異故不以虜之來不來為憂喜而以遼臣之不知虜
情為可慮也

戶科右給事林景暘上聖德十二箴 上嘉納

兵科都給事中裴應章奏虜勢方張長昂諸酋數入犯
制馭緩急宜中機宜下部知之

六月雷震端門鴟吻正晝地震河南道御史傅應楨上
言三事一日存敬畏以純君德二日蠲賦稅以蘇民困

雷震端門
鴟吻正晝
地震

高汝栻曰
春秋論語
莫大乎敬
天而張禹
文之則謂
深遠者天
聖賢所不
得聞國僑
不聽禪姓
之禳火意
至于在道
而王安石
引之則謂
官占必不
足信兩人
真天之罪
人而江陵
之處應楨

三曰擢言官以開忠黨中引王安石三不足畏語又請
貸錢穀舉用言官趙參魯余懋中命下錦衣衛獄拷
訊輔臣張居正上疏申救已而杖之遣戍于定海先是
應楨疏詞不過微文指斥未著張居正姓名上亦不
甚怒及左右以居正之指從旁激之目為誹謗云時居
正方操大柄威懾天下下刑部問狀居正陽為申救陰
實恨之尚書王崇古以當罰金對不從故戍之三不足
之說其語似侵之矣而請貸疑于暴短所舉用者又皆
犯其所忌應楨至戍所八年始召還

高汝栻曰王安石欲微恩以固寵雖天亦其所忌而
務奪其可畏之勢若論江陵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其寔似之

是舉天下
皆究傳而
壯御史給
事

大約權臣
欲專行王
權必先樹
威以折言
官之氣一
時御史給
事皆被降

石遠矣。即雷擊奉天臺諫欲上公疏往請居正。正曰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奪給事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秩二級補外任傳應楨
杖日貞明等徒跣闖入獄門營護進藥粥邏者以聞江
陵傳旨詰御史給事何得闖入禁獄貞明徐應之曰應
楨直臣臣等知其無罪故左右之耳居正怒明日旨
下皆謫于外。削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職為民
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拆之
一事不合詰責相隨初令其長嚴加考察以故給事御
史雖畏居正而中多不平抗勁喜事者出而劾之懋學
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故奪職。王杲糾虜

謫江陵之心路人知之矣

皇明法傳金卷之三十一
盜邊副總兵曹簋禦之。杲走東夷長王台所。曹簋厚市夷賞。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杲偽以鱗掛紅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負市夷急購。杲乃走素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溱宣諭台。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盤車傳致獻俘。詔磔杲。時台官已都督。議當加一品勲階。吏部擬上加在國。傳旨竟授以龍虎將軍秩。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覈杲。勅十八道中科勺。卽杲也。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高汝朴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蠻夷之長。卽儼然稱公卿。殊棄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爲何官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壯。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于此迥然。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

居正。問曰。傳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

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

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

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皇上付

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

書官持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

居正不是避怨。正欲報怨。第束于人言。故陰陽其際耳。

二臣皆臣所拔一言。何攬權之

甚也。又曰：與臣不同，分明夷屬，其條矣。洞朗如神。

皇明法傳錄卷一
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况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御史劉臺一百，謫戍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劉臺、張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為德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其黷橫十餘事，因叅次輔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蓋應楨所叅詞連袞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唐○受○之○訴

陸樹聲松
江人

欲竟之。居正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坐，以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為迨臺，竟其獄以謝先生。于是下臺詔獄，詔杖一百，謫戍。時物議頗激，制居正不自安。陽具疏為解，得不杖，奪職為民。居正心實恨之，後竟置之死。○禮部尚書陸樹聲，補疾致仕。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自其為庶吉士，移疾還，其後告滿，詣闕嚴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

公所置遂不往謁學士張治樹聲之座主也為解于嚴
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首舉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張治憂
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兩使人持候嚴嵩門下
使使召陸吾為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張治
又使同館嚴某介行至門張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
自為獻陸大愕嚴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而入一揖即
出終不出刺嚴嵩出送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
具樹聲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嚴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
又以告去數告數起歷兩雍南部 萬曆改元以大宗

節樹首

伯召還至是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致仕去

高汝棻曰陸公在華亭當國時又同年同鄉卒落落
穆穆無所附麗其人蓋可知也嘉靖數十年間海內
清望必以平泉
先生為第一

起禮部侍郎馬自強為禮尚書馬自強向為講官音吐

高亮 上退講畢至幄後嘖嘖稱善及推禮卿 上遣

中使問閣臣尚書可兼日講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
重不能兼迺已○三月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

人日直起居御門早朝史官立于螭頭之下 駕出扈

從 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顧見史官慮外聞之自失

日莫使起居見見則書矣

起居之設
有益于君
德如此

上以成祖四駿圖、騶虞手卷各一幅，賜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于四駿圖題詠奏之，而藏騶虞手卷于內閣。上悅，以白金賜之。

六月，以應天府尹吳文華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眾剽掠，執孝廉歐鳴鸞索購贖，聞華至，懼釋之。華若佯為不聞者，會督府徵師討羅旁，兵盡東，陰留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乘夜攻下五指白，皆諸寨，斬首一千三百餘，隨招撫余黨二萬餘，卽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千有奇。授之新附及諸戍兵。○總兵戚繼光重脩三屯營城，成

戚固將木
其建置自
有益于國
家

三屯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堦垣，為截殺營，卽移鎮府所芟也。間有闖闖，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著，兩防罷空，營以行去。遵化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隆慶初，繼光膺總理之任，經營六年，次第就緒。會上卽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置衛增營，繕建公署。次年復繕舊城，以備睥睨。凡制甚具，費復不侈云。○浙江按察使李攀龍卒，攀龍嘗為陝西提學，鄉人殷某來巡撫，殷以刻覈名，尤慢傲，嘗下檄攀龍不悅，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請曰：「臺下以一介

此等人不第可入高士傳

此等人不第可入高士傳

瀟酒出塵鷄群之鶴

來命不則尺蹠相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曰豈我重去官耶不待報而去後起浙江總憲未踰年旋即歸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啟幘鶉衣一揖就坐無交讓寒暄諸禮以是得簡傲聲客非同調即終席不交一談足跡不入城每苦吟倦悶策一蹇一愛姬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歸率以為常刻意為詩詩可追踪李杜無子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為請所司擇宗子為之後給官田以贍其一妾二婢云○重修大明會典會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萬曆四年題請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

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高汝栻曰大明會典一書何一事不備何一法不善何一時不可遵行此我朝二祖列宗不朽之鴻謨為世世子孫所觀述故寧株守太過無寧啓通融之濫觴更一尚論古史尤足以見會典之可以平四海準萬世而無弊說者曰迺來時移事更宜請重加脩訂愚以為為政不必脩訂也此書增益于累朝之講究裁定于神祖之初年令既不刊代亦未遠凡今日所見行與典制小有不同者大都沿習之漸非豈皆功令之應改倘或以因仍廷就之便稍加筆削其間則成法愈不可尋游移寬將何極但能力仍舊貫自有百是而無一非也矣

七月歲大稔下詔賜民田租并命歲久重賦度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閣臣張居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上從之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

時居正當國諸費樽節故有餘粟

皇明去傳錄 三月 卷一 顯皇帝

聲東擊西
亦出其不
意耳文華
善于知兵

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上下交病茲允改折則實公
帑寬民力兩利之道也○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
種馬而令民以其價納太僕積銀至四百餘萬
北三賊橫恣廣西巡撫吳文華討平之北三者柳州
賊巢也聚黨萬餘慄悍善騎射號剗馬賊諸將畏縮無
敢嬰其鋒文華曰賊強而負固宜智取毋與力爭適河
池啼咳有警廼選卒七千餘俾叅將王瑞等往勦既得
捷卽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
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
道進賊果不備連破七十餘巢斬首四千八百級俘獲

稱是當文華舉事時謀甚秘不及聞于督撫督撫江陵
私人也遂薄其賞事聞祇賜金幣錄一子入太學

輔臣進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上命追原任僉事隋府下之獄尋宥之隋

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其授業師某爲邑丞年八十餘

府欲謀其產致之于獄其子上書許府不法事上覽

疏怒甚使中官問閣臣曰人之爲惡至于如此且辱其

業師大不可容其迨之下吏輔臣張居正復奏以府罪

固不可恕第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許告之門不可輕

開事遂寢府魚臺人四維之門人也

此言最中
今日病根
奈積習之
牢不可破
耳

山東巡撫某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帑金及遷官去道
中推吏率金上命逮治之。時上覽疏持示輔臣且怒
笑曰道推吏金與盜何異。張居正奏曰方今法紀初張
而貪風不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
生須是官不要錢。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迺
是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居正奏此人惟自恃進士
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皇上用人
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其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
僚亦當顯擢若貪贓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
曰善。

丁丑萬曆五年正月工科給事中虞德燁奏言遵制查
盤厰庫請革兩厰冗員。上諭見差內官免革以事之
繁簡欽定二十五員遇缺差補軍伴三百名應役餘悉
革著爲令。○二月會試以禮部尙書兼大學士張四維
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慶禎等三百
五十名。○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脩曾朝節等
及第出身有差。

嗣脩居正子也名在二甲第

一上啓姓名按置一甲第二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賜輔臣以下纂脩官銀幣鞍馬
有差併晏禮部。○詔脩慈慶慈寧二宮旋罷之時輔臣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賦役及他稅錢為準此江南條鞭所由始也

武清一木樸老備見士人大謹長不敢作威福况江陵善把持之○河中上党二太宰皆與結歡而上党尤密呼武清夫人為嫂頭之對

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不宜時調舉盈令羣臣嘖有煩言 上入告聖母因得罷○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為等則有三壤成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役無與于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塩鈔并之于地而丁反不力與焉商賈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于民甚不便高汝栻曰陸贄論兩稅之立惟以資產不以身丁不悟資產中有藏于襟懷囊篋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囷倉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蓄息而終歲無利者一暨什計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

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開此數語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資故農困而商寬此疏與宣公所陳大畧相似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餽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驗之果紕繆不堪 太后怒甚 諭內閣欲革武清爵 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狀張居正力為營救 上乃止太后召武清父子立于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舍人于法武清父子服罪而出○御史郭恩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通水開孟瀆以通舟嚴奔牛呂城二閘以待運○以兵部

爽以是得
再起云

尚書凌雲翌督撫嶺西時羅旁諸徭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岩斷壑諸徭窟穴其中與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蔓延不可撲滅于是賜璽書以雲翌往師號三十萬人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提聞賜賚有差○輔臣請聖母裁定大婚吉期詔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禮○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閣臣張居正諫曰春生秋殺天地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縱使今歲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于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妍而申法乎上命照例行

閏八月徐州河淤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為河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大壤○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勦儂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任者為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儂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為命不得籍權于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篋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

勅字考
當作去聲
然一字何
足深辨乃
江陵震主
之威有參
乘之萌于
是兆矣

皇明洪傳金 三朝卷一
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了徹應言如響。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勅字。上悚然而驚。○上宮中或時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上戲者，保常陰罪之。故宮中皆憚保。卽上有所責罰，非出保口，毋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暱，稍短保于上前。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高汝斌曰：時江陵用事，與馮保相倚，共操大權。于君德夾持，不爲無益。惟憑藉太后，携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申縮。主上聖明，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摧折言官，操切政體，爲致禍之端。奪情起服，二子得第，爲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所以敗也。江陵所以敗者，惟在操弄主權，鈐制太過耳。

九月，封少師張文明卒。文明，居正父也。訃至，辭朝。上嚮文華殿西室，居正墨縵入，見涕泣叩辭。上亦爲之收淚，旣以手諭宣慰，遣中貴慰問，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帝與三宮賻贈金幣麻粢油炭甚厚。于是居正上疏請乞守制，御史曾士楚給事陳三謨上疏乞奪情視事。事下所司，居正之喪，上亦未嘗有留之之意。起于其同年李幼孜倡諛詞，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去。遂以奪情之說進。于是居正之心始感，大臣倡台省繼之，保爲內援。于是夜深已下，二鼓，特旨從中出留之。內豎將司禮之命，絡繹且受意于

皇明洪武傳錄 卷之三 三十一
呂張二輔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留焉。

高汝棻曰。江陵之喪。古今寵遇。一時相傳。不知此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欲歸。人主涕泣拜留。命大臣侍從。傳旨回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相倣。至爾太岳先生。又過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于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懼。不以為榮也。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光芒竟天。狀若練。氣成白虹。下詔百官脩省。

大內火。○大學士張居正疏請暫遵諭旨。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從之。

上命司禮監魏朝。偕居正子編脩。嗣脩。馳往代司喪迎。

輔臣位當

天下具瞻

正己而

可正百

正萬民

可以不

借平

士人小吏

隱衷有律

死大臣平

即謂輔弼

之臣有往

例可稱亦

三年未終

而非一日

不去之謂

也。吳趙諸

賢持議甚

正紀綱不

至賢地者

猶賴此耳

其母來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踰一二日。即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脩吳中行窺其意。杜門草疏欲上。而檢討趙用賢與脩撰沈懋學時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歛嗟。日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聯名乞留位。九列者復四出。囑其長為倡。以效之。于是觸目激。震各有伏闕上書之意。趙用賢歸草疏。疏成。婉轉問曰。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以明大倫。伸大義足矣。于是過吳中行。抵掌譚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錫。

師其私情
當全其大
節小人只
圖一時獻
諛不顧萬
世綱常談
之齒冷然
之齒斷身
居八座亦
何言是以
為世詭病
也

中行用賢
子居正有
師弟之分

焉披肝吐
露正不欺
之忠無隱
之義也

優悠清華
豈不自適
而必于觸
天威犯師
怒者亦以
昭是非垂
勸戒維持
萬古倫紀
耳

皇明治傳金...
歸痛憤語沈懋學乃貽書居正之周親雅相善者為工
部尚書李幼滋曰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幼滋
答曰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統也師不
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
惟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用賢嘆曰臺省有疏
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中
行遂出前疏相示用賢亦出袖中疏閱之且讀且計曰
此所謂嘻笑之怒甚于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
不可為中行領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辯此矣兩人淚
潛潛承睫而別十八日中行書首上即過居正所投揭

帖揭帖入火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中行曰業已上傳
語曰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中行曰這本替老爺陳
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作椰榆以退中行
中行復過學士王錫爵禮部尚書馬自强處各投揭帖
蓋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錫爵曰我已籌之恐不止于
無官當有罪矣時已薄暮自强接揭函索燈讀之拊掌
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媿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躡嚙
特以地位相逼為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史陳
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倡之疏入慎
勿遺我時瓚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久自强因書刺

心死一言
說着痛癢

曾士楚劉
城輩皆公
議而徇私
情。及至情
而倡異論
已痛士習
之日靡國
是之不明
也。而居正
復為此言

豈阿意順
旨者多而
以將迎逢
合之言為
甚耶

皇明法傳錄卷一
尾云此老之病必不起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涇涇
著聲今若此古云蓋棺論定信哉因顧中行曰我之情
見乎辭矣十九日趙用賢之疏上二十日中行偕用賢
同赴關侯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
刑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耳居正之怒甚盛招編脩劉
城入幕語之日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為伊
周何乃做一个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
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又
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語多悖謬劉城因過
吳趙所詰之謂若好名不宜以座主為餌中行曰不獨

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
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
戮足以攝服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暮者王錫爵知居
正怒合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居正拒不見錫
爵乃徑造喪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寬宥居
正曰疏留中我不得預聞恐 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
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忽屈膝于地舉手
索刃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駭遂趨
出二十一日中行用賢席藁俟于東長安朝房兵番漸
已圍宿居正家僕門隸變衣裳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

皇明法傳錄卷一 顯皇帝

四君子祇
為天理民
彝耳原不
得罪于名
教亦不得
罪于
朝廷杖雖
辱亦榮也

天亦為忠
臣悲慘

迨哺矣。復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一疏時
居正亦彷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亟屬
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家人游七徐爵往來密勿者數
十番而謀始決旨屢易屢重初傳四人皆杖戍後旨
下兩刑部杖八十謫戍兩翰林杖六十削籍為民是日
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朝房隘不能容至壞楹毀檻而
入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兩翰林辭色
從容笑而入兩刑部微有譁詈語杖畢兩翰林曳出至
長安以板闥舁之歸兩刑部加鐐鎖且禁獄中三日始
發戍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

氣云時侍讀趙志臯于慎行張位李長春田一雋等各
有援救之奏格不入吳趙儼寓都門外有公卿往慰勞
者邏卒飛騎一一記籍之厥衛之命限僅二日褻削去
居正已襲冠裳于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
緋懸玉與吉典矣

時庶子許國鏘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卞生
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珠之永成器鏘犀杯一以
贈用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
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

都中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羣狐搖尾翰林雙鳳
齊鳴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
行道始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干
載定須傳

高汝拭曰故事閣臣有喪同館輪一人治之時中行
在事察居正哭之不哀心恠之及籍旨奪情心愈憤

因上疏受杖杖畢血噴鼻面昏黑出都治明日息猶
奄微也。適秦中書挾醫至投一七始蘇用賢體肥而
性激烈杖後剗去肉數十啻大盈尺深入者寸餘及
愈竟空一股云其妻陳恭人腊而藏之後用賢遇事
嫉惡輒慙所腊肉示傲兩人出洛河妻子流離行李
零落病次旅棧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洛河偶遇徽
賈張文憲邂逅風塵頗爲周旋始得
歸居三日。厥衛之迫逐猶不已云。

罷吏部尚書張瀚以王國光代之初廷推瀚瀚名第三
上越次用之張居正自以爲德希瀚報奪情事起遂徵
中旨屬瀚留居正亦自爲贖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
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勿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諧
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于是有詔切

責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慄各倡保
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嗾臺省劾
之以爲昏髦勒令致仕○觀政進士鄒元標奏言亟勅
輔臣回籍守制事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
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盡舉姑舉其著最者
一日進賢未廣二日決囚太濫三日言路未通四日民
隱未周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
此而可留耶臣伏讀聖諭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既
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今居
正丁憂可挽留之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時杖兩翰
林元標懷
疏而立于
庭旁觀受
杖切齒頓
足俟杖畢
而上疏後
兩日復杖
于庭如兩
刑部焉

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
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
其心蓋自為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薄倖則曰喪
心。可謂非常人耶。至皇上大婚大禮也。居正以被經
罪人。欲雜其間。何心哉。蓋誇示後人。以居成功耳。且言
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
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乃首善之地。臺省
係公論之所出。論及身服繡豸。心同犬羊。可勝言哉。疏
入命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

伍袁萃曰。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
知恠。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

此大有關係文字。吳趙二疏。以綱常二字為主。反覆
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阜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
意亦與羅一峯同。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奪情申救。廷杖鄒元標等。嚴
旨切責。勒令罷歸。鄒艾諸臣廷杖。鴻謨得報。杜門不飲
食。淚簌簌下。其妻數使女輩晉食。不御。內人從旁泣曰。
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鴻謨曰。母多言。死矣。
遂草疏申救。語甚委切。江陵欲逮治。會有中解者。止罷
歸。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部請舉大婚。詔以首輔張居正
克納采問名使。副勳臣授冊遣聘。○戶科給事中李涑

觀此一諭
則慈聖為
誨之嚴與
防閑之謹
無慙古來

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不允。先是居正以有服不與。慈聖亦疑之。使中貴問曰。果難易吉乎。居正艷其事。乃曰。國之大事。孰有重于此者。且受。上厚恩。卽令赴湯火不辭。况暫時易吉耶。于是被紫橫玉以出矣。涑疏上。居正恚甚。命吏部處涑。尋補按察司僉事以去。○二月。上行冠禮。三月。大婚禮成。加。兩宮聖母徽號。仁聖加懿安。慈聖加昭文。慈皇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牌子。知道。我今還宮。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爾輩奉侍。務要萬分小心督率。答應的。并各執事宮人。勤謹答應。不可斯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少違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因而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捏造他人是非。暗圖報復。恩怨。如有所聞。罪之。不恕。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受。先帝顧命。中外倚毘。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賴爾等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于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不由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秦寧衛酋速把孩。窺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首虜。是月直

聖母

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少違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因而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捏造他人是非。暗圖報復。恩怨。如有所聞。罪之。不恕。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受。先帝顧命。中外倚毘。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賴爾等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于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不由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秦寧衛酋速把孩。窺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首虜。是月直

擣劈山去邊三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原上行嘉禮遼東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原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士和鳳陽人嘉靖辛丑進士通籍五十年特以耿介與時相鑿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藩臬去在新鄭以卿二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以為難進易退得大臣體焉。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乞假歸葬從之遣司禮監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班送于春明門居正既辭朝上召見于平臺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為之哽咽墮淚因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慰諭有加。命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使史繼書護送以一月為期範白金為印記曰帝賚忠良賜以例得密封言事其行也原以奔喪參用克禮有司飭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率易彩繒一新費復不貲。

按二司自謂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遞送則維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所經省分二司迓而跪者十之五六意猶未嫌還朝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照見部禮于是無一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輓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其所

皇明海內金...
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墜兩廡各設童子而
左右侍立為揮箠炷香凡用率三十二人昇之始至
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
處某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其之日吾至此僅得
一飽耳守遂
趨擢巡撫

以馬自強進為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為東閣大學
士○以梁慶龍為兵部尚書李幼孜為工部尚書殷正
茂為戶部尚書王篆為吏部左侍郎

時遼東續奏大捷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
以聞且召還朝居正具疏以母老不能冒暑請俟秋涼
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臺省上章請趨居正
上遣錦衣衛指揮霍汝敬馳傳往迎而令中貴侍其母

以秋日取水路上至期居正就道汝敬先具疏聞

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賓主禮過南陽唐王亦
如之○五月大學士張居正奉旨還朝居正既抵郊外
上遣司禮監何進宴勞于真定寺口諭先生以午入

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兩宮亦遣大璫李奇李
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菓醪醴百僚復郊
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慰勞且訪以途路所
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仍賜銀幣羊
酒新鈔予休沐十日而後入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高拱卒拱穆廟初出裕邸拱為講官斯時兩宮雜處謔

拱嘗嘉隆之際處而才相之間彼方劇办此猶坦腹乃其所以瀕于危耳

言肆出拱周旋邸中竭盡心力者九年及拜相慨然以以天下為任最有利社稷者莫如處安國享與俺答封貢二事第其氣英銳勃發議論鋒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怨有所迂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辟易嬰視百僚朝登暮削以故貂璫忌其柄權同官肆其齟齬幾蹈不測當其歸忽忽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策蹇敝袍或從十餘騎遊獵笑傲自王大臣之獄以後驚成疾而卒時乞卹典保尚不肯予居正愆患止給半葬猶列其過于祭章後二十年上念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

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

許重熙曰拱之卒其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千金器物獻江陵江陵却之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相公見此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下高汝栻曰興化諸公既去獨居正與拱在朝兩人相得益歡後新鄭脩徐文貞舊郤嗾言路追論不已下其諸子於撫按置獄中文貞求救于居正居正從容為之言拱心動稍緩其事而客之交構于間者謂居正得文貞賄三萬金拱信之時拱無子居正子而且多拱戲謂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為衣食憂拱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新鄭曰外人言而我知之耳以故兩相疑而客從中入參商自此生矣

八月司禮監魏朝奉張居正太夫人取江路真州上將

表裏相通
呼吸達帝
座矣

抵京。上遣司禮監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先驅，鳴鼓角列，旗旌橫穿御道而過。上復遣中貴賜金累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兩宮之賜尤厚。○少傅吏部尚書大學士呂調陽致仕。十月，擢徐爵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馮保門下筆札人也。逐高拱論，迺其所撰。居正既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高汝斌曰：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如今江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之費耶。又元載為相，有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

士之求進者，非得英倩無由自達。其家貲可數千萬，中書省吏謂之堂後主書，最為親密。此輩外挾宰相，以要士大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則血脉不通。政多齟齬。今日徐爵，正其人與。

宗藩事律要書成，頒示各親王宗室。嘉靖末，徐階執

政，李春芳在禮部，患室宗日煩，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

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而有司裁抑未必中程，相

與計議為宗藩條例，書未成，階與春芳皆去位。至是又

勅禮官著為令典。宗伯潘晟定宗藩事律，徐學謨定宗

藩要例，於襲封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嚴為之限。凡

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擬議不

定，或一事而一予一奪，或一令而旋止旋行，或事與理

舛錯窒碍難行。或情法乖張。輕重失當者。皆釐正之。

高汝栻曰。如樂戶槩革。則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則親無隆殺。郡王墳價停給。則恩無太薄。郡王故絕者。不槩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庶人名糧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則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釐正。書成。諸王有見而感泣者。

罷禮部尚書潘晟。而以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學謨曾為荊州守。居正編脩時。為德甚厚。故居正在政府。越之田間。凡四廷。得是職。自弘成百餘年來。未有禮部不由翰林者。世宗朝。惟席書以議禮當意。由他曹廷言路攻之不止。學謨之擢。無敢出一言者。其威攝可知。○大學士馬自强卒。贈少保。謚文莊。自強山西固州人。在政府數月。弗克大展。為講官時。上殊屬意。他人莫敢望焉。三朝續紀一卷終

